

人在旅途

汕头散记

张洁琼 文/摄

有人说，去汕头一定要坐渡轮去看一场浪漫的海上日落。因为行程安排的缘故，我们很难奔赴这场日落。但我们还是决定抽个时间坐一元一趟的渡轮去看看两岸的风景。在渡轮站里等船，身处略显拥挤的人群。有推着摩托车、车篮里装满蔬果食材的本地居民，也有像我这样东张西望满眼好奇的外地游客。盯着眼前银灰色紧闭的拉闸门，恍惚间觉得自己置身于多年前沈家门渔港上的鲁家峙渡轮站里。

相似的上世纪90年代的拉闸门，类似的渡口，同样热闹的人群。记忆的线团总是能被一根出其不意的线头牵扯着回溯往事。恍神间，忽听不远处人群中传来一声怒喝：“小棺材，霉倒广东嘞！”定睛一看，一个五六岁小孩不知为何躺卧在地上不肯起身，旁边一老妇情急窘迫之下，张口就是熟悉的乡音。我和同伴们对视一眼，会心一笑，这是在异乡碰上了家乡人了。

不由地想起了崔颢的一首《长干曲》：“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有学者解释这首小诗里女子对男子有了情意，所以用是否是同乡的理由搭讪。但此时此刻，我更愿意相信女子是因为熟悉的乡音唤起了连绵的乡愁。即使素不相识，乡音也足以慰藉漂泊在外游子的愁思。遥想那些清末民初闯南洋的华工和客商们，在星链般的赤道岛屿上，透过无尽的海岸线也是这般寂寥地眺望着故乡。像那位家住横塘的女子一样，听得一丝熟悉的乡音，忍不住抓住来人，问一问故乡的近况。

那些恢宏迤邐的南洋往事被浓缩在汕头小公园的侨批纪念馆里。一封封诉说着无尽思念的泣血家书催人泪下，一个个过番闯荡南洋的故事悲壮动人。个体生命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洪流里挣扎求生，寻找堤岸。有些游子碰上好时机在南洋发了财，衣锦归乡，成为一方豪富。但更多的游子飘若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尘埃，从此命归他乡，杳无音信。

闯荡南洋的先驱里，陈慈簧是其中的佼佼者。汕头有句民谚叫“富不过慈簧爷”，说的就是他。他的家族通过在南洋开火簪、做暹米买卖成为了赫赫有名的华商巨富。汕头小公园的三分之二骑楼曾经属于他家。我们决定去探访一下他的故居，有“岭南小故宫”之称的岭南第一侨宅。

可能是因为新春假期刚过的原因，陈慈簧故居显得有些冷清。古厝的外观看上去有些破旧。斑驳脱落的外墙，有着时光风吹雨打的印记。走进古宅，我忍不住屏住了呼吸，仿佛走近了一场氤氲潮湿的南洋旧梦。古宅的整个格局采用潮汕地区有名的“驷马拖车”格局，西式洋楼和中式的亭台楼阁巧妙糅合。人在宅中漫游，迎面是贴着繁复华丽花砖的西洋小楼。这些富有东南亚风情的花砖曾辗转万里，从意大利、西班牙出发远渡重洋，在蜿蜒山路的颠簸中来到了这个叫前美村的小村落。虽经百年的光阴，这些花砖却不曾褪去它的颜色，依然瑰丽无比。

不经意间抬头，满目是富有潮汕特色的木雕和石雕。即使做为一个外行，我们仍然会对这些精美绝伦的雕刻技艺惊叹不已。二楼的阳台和连接屋宇的通廊天桥，采用大理石材质，西洋工艺的风格扑面而来。富有中国古典韵味的木石雕刻，呈现浓郁西洋风情的建筑，这是古朴典雅和富丽堂皇的完美结合，更是中西文化在历史长河拐弯处溅起的浪花。

古厝地上的巷道曲折萦回，二楼的通廊天桥也很有“廊腰缦回”的韵味。置身其中，宛若身处迷宫。古厝鼎盛时期有506间



房屋，据说有一名长工专门负责宅子的开窗和关窗。日出时他开始开窗，等到关上最后一扇窗时，一天的时光也就在开窗关窗间流逝了。

我想这位长工是一个既幸运又不幸的人。幸运在于，他能循环往复从事一项简单的工作，开窗关窗就是一天的全部。他熟悉宅子里的每一座院落、每一间屋子。他知道初升太阳的第一缕晨光照在哪扇窗的窗棂上，他清楚北来的呢喃燕子在哪间屋檐下做窝。他只要轻轻一嗅就明了这一袭带着野草和柚子花香的风从哪个方向吹来。新月初绽，花木葱茏的园子里夏虫的鸣叫，厅堂里觥筹交错的声音，都是他细碎的日常。但他也是个不幸的人。宅子里每座院落的爱恨情仇，每间房屋的悲欢离合，他都是亲历者和见证者。那些喷涌浓郁的情感包围着他，像太平洋和印度洋上常年萦绕的咸湿水汽，湿漉漉的，在他漫长的余生中挥之不去。

日暮时分，走出愈发寂静的古宅，我不免有些人去楼空、“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怅惘。我们无目的地晃荡在古厝周围的巷弄里。一中年妇人在自家厝前洗衣，见我等游人，微微一笑算是打了招呼，然后继续慢慢悠悠地低头洗衣。转角是一户的后院，墙内传来小孩子们奔跑玩耍的嬉笑声。往村口走去，路边是村民支的小摊，热热闹闹地叫卖着刚从自家果园采摘的番石榴、杨桃。我不禁想，此时此景不就是那些在异国他乡颠沛流离的南洋华工华商所梦想的现世安稳吗？不就是他们日思夜想所希冀的岁月静好、充满人间烟火的故乡吗？

似水流年

时光深处的松花香

木兰花

漫步于山后的小径，晨光初露，艾青丛生，嫩绿的叶片上还沾着晶莹的露珠，仿佛在诉说着新生。一瞬间，我有些怦然心动，俯身采摘几株，细细端详许久，想着这些艾青在时光的抚育下日渐俊俏的模样，以及春天的第一口青饼，仿佛那裹着松花与艾青的清香在鼻尖萦绕。

乡村那随处可见的艾青可是春天里的抢手货，当它与糯米粉完美融合，便是一道人间美味。将鲜嫩的艾青洗净绰水，放少许的碱以确保其碧绿葱翠，捞出洗净后晾干切碎，倒入软糯的糯米粉蒸熟。出锅后，将糕团置于撒有松花粉的案板上，轻轻揉搓成条，再分段嵌入模具中。如此，那松软糯滑的青饼已然成型。松花的醇香，艾青的清香，糯米的甜香，三种口味交织在一起，令人心醉神迷。闻一闻，便已口舌生香。这细腻的松花粉，更是青饼的灵魂所在，为其增添了无尽的魅力。轻咬一口，犹如品尝了春天的味道，清新、淡雅、醇厚。

试想，若无那层金黄的松花粉包裹于青饼周身，其在制作以及煎蒸的工序中，也许会如八爪鱼般粘黏不堪，尽失原有的雅致。有了松花粉的点缀，青饼不仅保留了原有的细腻口感与软糯质地，更是增添了一抹来自大自然的芬芳。

曾在异乡数年，当地的青团也很受欢迎，多以豆沙、芝麻为馅，各具风味。然而，我心中始终怀念的却是来自故乡抹了松花粉的青饼，那是我走过千山万水也难以忘却的味蕾记忆。对松花的思念，如同一根无形的纽带，牵引着我穿越时空的隧道，回到那个纯真的年少时光。

松花，那是松树之花之精粹。清明之后，是采集松花的最佳时节。倘若错过了花开之时，再寻恐怕只剩空空如也的枝头了。那时，母亲带着我们姐妹，跋涉在布满荆棘的山路上，翻过崎岖的小坡，只为寻觅那松花的踪影。高大的松树如撑着一把绿色的遮阳伞，我和姐姐踮着脚尖挨着低矮的树叉，小心地折下一朵朵松花，轻轻落入布袋中。完整的花穗真好看，那是大自然的馈赠，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

身处茂密的山林间，手指不经意间被那尖锐的松针轻轻划过，觉得微微疼痛，拎起布袋时鼓鼓囊囊的，一切的辛苦都化为了满足和喜悦。我们将晒干后的花穗抖落出来，那香甜的花粉细腻如沙、光滑如玉，用细筛筛去杂质，就是最纯净的松花粉了。那一罐密封起来的松花粉如宝贝一样被我们珍藏着，等到来年做青饼时，就派上大用场了。

每当这个季节，那些关于做青饼和采松花的记忆，时常在不经意间浮现。听说展茅的青饼已经上市了，我仿佛又闻到了那青饼中浓郁的松香气息。我想着：我们有多少个年头没有踏上那片高山了，那里的小松树是否已长成参天大树？我的思绪不由地牵回到了那片山坡上，抬头仰望高高的松树，听着微风吹过针叶的声音，感受着山谷的宁静与和谐。我仿佛触碰到了那些在无垠的林间肆意生长的松花，它们在寂静的山风中各自飘散，又在季节的更迭中绽放出新的生命……

岁月悠悠，时光的洪流卷走了许多过往，而那些怀旧的故土情结却不曾淡忘。几次我们想上山采集松花，都被年迈的母亲劝住，她亦知道我们心底所念，定是早早地买好刚出炉的青饼让我们解馋。每一口青饼的咀嚼，都是我们对往昔岁月的深情回望。那松花的香味，那青饼的软糯，那熟悉的山水，那童年的欢笑，早已化作心底最温暖的印记。